

歷代帝王君鑒



07635



歷代君鑒卷之六

善可為法

西漢

高帝

太祖高皇帝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秦二世元

年起兵於沛。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明年楚懷

王以沛公寬大長者。乃遣伐秦。沛公既破秦入關。降

秦王子嬰。當王關中。項籍以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

為漢王。改元元年。五年十二月。漢及諸侯兵圍籍垓

下。籍走自殺。二月。王即皇帝位。○元年冬十月。帝初

為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

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

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

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沛

公召諸縣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

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乃使人與秦吏行至

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





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夏四月，沛公既立為漢王，以蕭何為丞相。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七月，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初，淮陰人韓信自楚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王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

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言於王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



與之語大喜。自以為得信晚。○二年春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秋八月。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三年冬十二月。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



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唯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五年冬十二月，漢及諸侯兵圍項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春正月，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二月。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籍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五月。上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



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宅。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齊人婁敬戍龍西。

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



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背河嚮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壘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宋儒胡寅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六年十二月始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



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春正月，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徙兄將軍賈為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

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窳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柰何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夏五月，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十一年。二

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十二年。十月。帝擊布。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夏四月。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帝在位十二年。享年五十三。

史臣班固論曰。帝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歷代君鑒卷之七

善可為法

西漢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中子也。母曰薄氏。高祖十一年立為代王。高后八年。后崩。諸呂謀為亂。欲危劉興。丞相陳平等迎立恒。後九月至。即皇帝位。○元年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三月。詔曰。方

君鑒卷七

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粥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八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十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形已上。不用此令。



○四月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夏六月，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二年冬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

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帝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



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素盞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盜金五十斤。○春正月。上親耕籍田。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

親率耕以給宗廟。梁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謗。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春正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農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十三年春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除肉



刑。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徒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弗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上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六月。除田之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



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十四年冬。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閭以內者寡人制之。閭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

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春。增諸祀壇。瑋幣。詔曰。朕獲執犧牲瑋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羨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後元年冬十月。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秋八月。丞相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帝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四十六。



史臣班固論曰。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餽。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樂。斷獄數百。幾致刑錯。嗚呼仁哉。

景帝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文帝元年春三月。立為皇太子。文帝崩。即皇帝位。○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



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者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不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中

五年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六年。初。上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箠。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



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  
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桑。素有蓄積。以備災害。疆母  
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  
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  
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  
聞。請其罪。○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  
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  
者。與同罪。帝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八。

史臣班固論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  
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歷代君鑒卷之八

善可為法

西漢

武帝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景帝四年立為膠東王。七年為皇太子。後三年景帝崩。即皇帝位。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三篇。上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君鑒卷八

一

奏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時議者多寬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九月。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六年。秋。以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



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元光五

年八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上。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法。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救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秋。臨菑人主父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偃同郡嚴安。無終。



徐樂亦上書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二年三月。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桀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五年春。匈奴右賢王數侵擾

朔方。上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眾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上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益封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諸將校尉七人為列侯。○夏六月。詔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



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元狩二年春。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元封五年夏。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犇

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跣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太初元年夏五月。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



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宋儒胡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志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田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不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宋儒司馬光論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

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帝在位五十四年。享年七

十一

史臣班固論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歷代君鑒卷之八



歷代君鑒卷之九

善可為法

西漢

昭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也。母鉤弋夫人趙氏。生帝有奇異。武帝未戾太子敗。後元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帝崩即皇帝位。○元鳳元年春。泗水戴王前薨。以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徵郡國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至長安。賜帛人五十匹。遣婦。詔

君臨金卷九

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子五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與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有隙。皆怨恨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撻。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寇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  
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  
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  
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  
怒曰大將軍忠臣光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  
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四年夏五月孝文廟正殿  
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  
成○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  
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  
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帝在位十三年享年二十二

宋儒司馬光論曰帝以童穉之年辨霍光之忠何  
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 宣帝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也母  
王氏昭帝崩無嗣迎立昌邑王賀淫戲無度霍光奏  
太后廢之迎立帝嗣孝昭皇帝後○本始元年夏四  
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  
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

館假貸貧民。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轉相比况。禁網寢密。律令煩苛。典者不能徧觀。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咸寃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以為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四年夏五月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送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殿取以聞。○以朱邑為大司農。邑

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敦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上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元康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



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也。望之即起視事。○三年春三月。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

材美及徵恠。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至是下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息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淺深報之。○神爵三年八月。益小吏俸。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十五。○甘露三年春正月上。以戎狄賓



服恩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焉。廼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愁歎怨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宗焉。帝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四十二。



史臣班固論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歷代君鑒卷之十

善可為法

東漢

光武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也恢廓大度仁明勇畧王莽末群盜蜂起帝起兵於宛及大敗莽將王邑於昆陽更始拜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又以破邯鄲誅王郎有功立為蕭王建武元年即皇帝位○夏帝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

君鑒卷十

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帝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帝於薊相見甚驩○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



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所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宋儒司馬光論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詭辨之士。方見重於世。而

獨能取忠厚之人。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置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二年春正月。帝遣大司馬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悉封功臣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吏之欲。忘慎罰之義。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彊榦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



諸侯四縣不合古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之子孫，長為漢藩。○三月，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寬，用刑刻深，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秋，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為寇恂所陷，見必手劍之。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坐，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帛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鄧禹自馮愾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更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宋儒司馬光論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四年冬。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位。述鸞旗。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

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述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拜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五年夏四月。旱蝗。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按。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隗囂使辯士張玄說竇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桀

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窳廣。甲兵窳彊。號令窳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



天水有隗將軍。方隴蜀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汝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冬十月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十一月。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婦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

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七年春三月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



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不得言聖。○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戒臨終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祠以大牢。詔大長秋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十二年冬十二月。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

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命。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春正月。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劔。價直百金。詔以劔賜騎士。馬駕鼓車。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夏四月。



帝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

特進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十六年秋九月。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慙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寔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羊放牧。邑門不閉。○十九年。帝以沛國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

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主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蔽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與白衣不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二十六年。春正月。增百官奉。千石以上。減於西京。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



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得與丘隴同體。○二十七年秋。帝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帝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為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

疾皆愈。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垂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



歷代君鑒卷之十一

善可為法

東漢

明帝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生而豐下。十歲能通孝經。光武竒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桓榮。通尚書。中元二年即皇帝位。○夏四月。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

君鑒卷十一

掾史負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永平元年。夏五月。東海恭王彊病。帝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病。絡繹不絕。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彊薨。臨終上書謝恩。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志。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二年。冬十



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為下說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賜天下三老酒肉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衣被刀劍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陽之山○三年春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



寇恂傳俊岑彭堅鍾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  
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取純臧宮馬武劉隆  
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夏帝大  
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  
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  
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各在一人  
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  
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冠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  
見其容服以彰有德○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  
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  
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三公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  
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書  
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  
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譎子蚩也○八年冬十月  
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  
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  
班示百官詔曰群臣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



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忘耳。○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博士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

問東平王。虞家何等寂樂。王言為善寂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四年。夏四月。窮治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取建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



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滌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獄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婦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

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十七年春正月，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按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帝遵秦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帝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史臣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

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 章帝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即皇帝位。○建初元年。東海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四年。冬十一月。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



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五年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升殿乃拜。帝親吞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帝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到于真。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其忠。乃切責邑曰。超縱擁愛妻抱愛子。思婦之子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元和元年秋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篝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鈇



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十一月。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遣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

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東平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均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元和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公卿曰。安靜之吏。悃悃



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成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治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刺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三月。幸魯。祠孔子及七十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

上者六十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巾。遂幸獻王陵。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婦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三年冬。博士曹褒上



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以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明年改元章和。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帝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

史臣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歷代君鑒卷之十二

善可為法

蜀漢

昭烈帝

昭烈帝名備字玄德姓劉氏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獻帝建安五年起兵徐州討曹操敗歸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備奔江陵至夏口與孫權將周瑜等迎擊操大破之領荊州牧自巴入蜀襲劉璋入成都又自蜀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明年魏王曹丕廢獻帝為山陽公備始即皇帝位○初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許之帝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帝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帝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帝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帝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



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  
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  
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  
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  
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帝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帝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  
飛乃止○帝初屯樊劉琮舉州降操而不以告帝久  
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帝乃大驚或勸帝攻琮荆州可  
得帝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  
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  
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帝帝過辭表慕涕泣而去  
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  
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帝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



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帝曰。夫濟大事。必  
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晉習鑿齒論曰。玄  
德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  
濟大業。亦宜乎。○帝以龐統守耒陽。不治。免官。魯  
肅遺帝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帝與善譚大器之。  
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帝自  
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  
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稽。巴有三郡。巴  
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  
不從而入蜀。帝甚恨之。及璋迎帝。巴諫璋不聽。巴閉  
門稱疾。帝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  
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  
黃權閉城堅守。滇璋稽服。乃降。帝以為將軍。李嚴本  
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萊璋所擯棄。帝  
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  
民。是以大和。○帝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嘗因遊觀  
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帝大怒。將加罪戮。  
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



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顏主公重加察之。帝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章武三年夏四月。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帝在位三年。享年六十三。

宋儒司馬光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

歷代君鑒卷之十二



